

被誉为“美国最有号召力人气最旺的作家”

本书版权已销售二十多个国家

美国亚马逊网销售



埃德加·爱伦·坡奖获得者

警探哈利·勃什系列小说 / 电影《血腥拼图》原著作者

迷失

LOST LIGHT

[美] 麦克·康纳利 / 著

MICHAEL CONNELLY

群 众 出 版 社

徐晓梅 / 译

迷失

[美] 麦克·康纳利 / 著

MICHAEL CONNELLY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迷失 / (美) 康纳利著; 徐晓梅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7.1

书名原文: Lost Light

ISBN 978-7-5014-3835-8

I. 迷… II. ①康…②徐… III.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5163 号

迷 失

著 者: [美] 麦克·康纳利

译 者: 徐晓梅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96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243 千字

印 张: 16.2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3835-8 / I · 1596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A city that forgets its victims isn't a city anymore.
It's a place that's lost.

忘却了遇害的公民，一座城市便陨落为一片漠土。

——摘自麦克·康纳利访谈录

图字：01 - 2005 - 3136

Lost Light by Michael Connelly Copyright © 2003 by Hieronymu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Qun Zhong Publishing House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 Brown and Company (Inc.),
New York, New York,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1

出乎我的意料，亚历山大·泰勒居然亲自来开门，这有悖于我对好莱坞的印象。一个有十亿美元票房纪录的巨头是不会为任何人开门的。反之，他应该安排一个穿着制服的门卫一天到晚站在前门，仔细核查过我的身份和预约之后才会放我进去。接着男管家或前厅女仆会带我走完剩下的路，行走时我们的脚步如雪花飘落般悄无声息。

但是在贝莱尔区^①克瑞斯特路的这幢豪宅前，一切都没有发生。车道前的大门没锁，我把车停在前门口的转角处，然后上前敲门。来开门的正是这位票房冠军，他带着我走了进去。这幢豪宅气势恢弘，有如洛杉矶国际机场的翻版。

泰勒是个大个子，六英尺多高，体重有两百五十多磅。不过他的长相倒还不错，一头棕色的卷发映衬着一双明亮的蓝眼睛，下巴上留着胡子，这副模样让他看上去像个十足高雅的艺术家，尽管艺术和他所致力

的领域风马牛不相及。

他那身质料柔软的蓝色跑步装很可能比我身上的哪一件衣服都贵。一条白色的毛巾紧紧地绕在他的脖子上，掖进了衣领。他双颊红润，呼吸沉重且吃力，看上去有点恼火，我猜一定是我打断了他正在进行的某项运动。

来的时候我特意收拾了一下，穿上了那身最好的烟灰色单排扣西服——三年前我花了一千两百美元买的。九个多月没有穿了，那天早晨我从壁橱里把它取出来，不得不掸掉肩部的灰尘。我的脸也刮得干干净净。我来是有目的的，自从若干个月前那套衣服被挂上衣架，我的生活随之就变得漫无目的了。

“进来，”泰勒说道，“今天所有人都放假，我正在健身呢。走运

^① 贝莱尔区是洛杉矶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那里住着许多制片业巨头。

的是大厅过去就是健身房，不然我甚至很可能听不到你敲门。这房子太大了。”

“是的，真走运。”

他没有和我握手就转身进去了，我记起四年前我们初次相遇时他也这样。他在前面领路，把关大门的任务留给了我。

“你介意谈话的时候我把脚踏车上的运动做完吗？”

“不介意，没关系。”

我们顺着大理石走廊一路向前，泰勒走在前头，和我保持着三步的距离，好像我是他的随从一样，很可能这样做最让他惬意。我也无所谓，正好可以四下看看。

左边一排窗户望出去是广袤绵延的绿色——窗外横亘着一块足球场那么大的长方形草地，草地尽头有一幢建筑，我猜想是宾客厅或者桌球馆，或者二者都是。外面停着一辆高尔夫球具车，修剪整齐的草地上可以看到车推过后留下的纵横交错的痕迹，一直延伸到宅邸的主楼。在洛杉矶我也算是广闻博见，从最潦倒的贫民区到巍峨的华庭广厦我都见过，但这却是我第一次见到市内居然有如此“广袤”的家宅，从一头到另外一头都可以推着高尔夫球具车来回走。

右边的墙壁上挂着一排剧情草图，上面镶着镜框，全都出自多产的亚历山大·泰勒之手。我曾在电视里看过一些，其他的则在预告片中见过。大部分是动作片的预告，恰好在三十秒钟内播完，人们看过之后并不会迫不及待地想一睹为快。里面没有哪一部跟艺术这个词的含义扯得上任何关系，但是在好莱坞，这些片子可比艺术重要得多。它们可以赚钱，这才是所有底线的底线。

泰勒霍地右转，我跟着他进了健身房。这个健身房为健康的概念赋予了新的意义。各种各样的举重器械沿着镜面墙壁一字排开，房间中央似乎是一个最大号的拳击场。泰勒敏捷地跨上一辆固定的脚踏车，按下面前数字显示盘上的几个按钮，开始蹬了起来。

对面墙上高高地并排挂着三台调好频道的纯平大电视，二十四小时新闻频道和彭博资讯^①商业报道的声音此起彼伏。播放彭博资讯的声音要大一些。泰勒拿起一个遥控器把电视调成了静音，这又是一项我意想

^① 彭博资讯：一个综合性的全球著名财经媒体，世界最大的财经资讯供应商之一。彭博已经成为了财经新闻的同义词。

不到的礼遇。当我打电话同他的秘书预约时，她讲话的口气就好像在这个大人物打手机的时候，我能插话问几个问题就算是相当走运了。

“没有搭档？”泰勒问道，“我以为你们这些人都是成对工作的。”

“我喜欢单干。”

我暂时把话头打住，静静地站在那儿，此时泰勒在脚踏车上逐渐进入了节奏。他有四十八九了，但看上去要年轻得多。或许是他置身于这些健身器械中故弄的玄虚，或许是脸部拉皮和注射肉毒素^①的杰作。

他一边从脖子上拽下毛巾搭在车把上，一边说：“我可以给你三英里的时间，大约二十分钟。”

“好的。”

我把手伸进外套的内侧口袋里去掏笔记本，笔记本是用螺旋线装订的，往外拉的时候线圈挂住了上衣的衬里。我试图把它们弄开的时候觉得自己就像个傻瓜，最后干脆一扯了事。衬里嘶啦一声，我只能一笑置之。对于这个尴尬的场面，泰勒把目光瞟向别处，向上瞅着其中一个无声的电视屏幕，算是让我有个回旋的余地。

以前的生涯中，我想自己最不注意的就是这些小细节。二十多年以来我外套口袋里一直都装着一个装订成册的小笔记本。螺旋线装订的笔记本是不被允许的——精明的辩护律师可以声称证明被告无罪的记录被撕掉了。装订成册的笔记本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在上衣衬里中也不是那么麻烦。

“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泰勒说道，“安吉的事情直到今天还困扰着我。她是个好孩子，对吧？这么久了，我以为你们这些人都已经撒手不管了，不把她当回事了。”

我点了点头，和秘书通电话的时候我的措辞谨慎巧妙。尽管我没有对她撒谎，却不免由于引导她做出种种假设而心存愧疚。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告诉她我是个退休警察，单枪匹马地办一件旧案子，那么我确信自己没有丝毫的机会见到这位票房卫冕者。

“哦，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可能有点误会。我不知道你的秘书是怎么跟你说的，但我不是个警察，不再是了。”

泰勒的脚在踏板上溜了一下，不过随后就迅速恢复了原来的节奏。他脸色泛红，汗流浹背，伸手从数字控制板侧面的茶杯架上拿出一副半

^① 指去除皱纹的注射剂。

框眼镜和一张纤小的卡片，卡片顶端印着他的制片公司的徽标——徽标是正方形的，里面纠结缠绕着许多螺旋状的卷曲物，状如迷宫——下面是几行手写的字。他戴上眼镜，看卡片时还眯着眼睛。

“我这里写的可不一样，”他说道，“十点钟我约了洛杉矶市警察局的侦探哈利·勃什。奥德丽是这样写的。她跟着我十八年了——从我一开始在山谷区^①制作那些直接发行的垃圾影片时，她就在为我工作。她很能干，通常不会出差错。”

“嗯，长期以来那都是我，不过自从去年就不是了。我退休了，可能电话上这一点说得不是很清楚。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不会责怪奥德丽。”

“我不会的。”

他把头往前一倾，从眼镜上方瞥了我一眼。“那么我能为做什么，侦探——或者我想该称勃什先生？还有两英里半，我们的谈话到那儿就结束了。”

泰勒的右边是一台举重训练器。我走过去在上面坐了下来，从衬衣口袋里掏出钢笔——这次没有钩住——做好记录的准备。

“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泰勒先生，但是我们谈过话。四年前当安杰拉·本顿的尸体在她公寓前厅被发现的时候，这个案子派给了我。我们当时在精灵制片公司你的办公室里谈过，在拱门制片场。我的一个搭档凯兹米·赖德和我一起。”

“想起来了，那个黑女人——她说她认得安吉，我记得说是健身房认识的。那时你们两位给了我不少信心，可接着你们就消失了，我从未听到——”

“我们被从这个案子调开了。我们属于好莱坞分部，随后几天的抢劫和枪杀发生后，案子就被移走了，转给了抢劫凶案部。”

那台固定的脚踏车发出一声轻微的铃音，我想或许这代表泰勒已经蹬完了他的第一英里。

“我记得那些家伙，”泰勒嘲弄地说，“半斤八两的一对活宝，我对他们不抱任何信心。记得其中一个更感兴趣的是在我公司里找到一份技术顾问的工作，而不是安吉被杀的案子。他们都到哪儿去了？”

“一个死了，一个退休了。”

^① 洛杉矶北部地区。

多尔塞和クロス，这两个人我都认识。撇开泰勒的描述不谈，他们都曾经是干练的侦探。抢劫凶案部可不是轻易能去的地方。我没有告诉他杰克·多尔塞和劳顿·クロスの名字在侦探这一行里尽人皆知，因为他们是运气最坏的一对搭档。继安杰拉·本顿案几个月后他们接手了另一桩案子，查案过程中他们进了好莱坞一家酒吧，匆匆忙忙吃了午饭，也吃了枪子。当时他们正坐在酒吧的火车座里，面前摆着火腿三明治和布什米尔威士忌^①，一名持枪劫匪袭击了这个地方。据猜想，多尔塞正好面朝门口，但他从火车座起身时已经太晚了。他还没来得及把枪上的保险栓扳下来就已经被歹徒击倒了，倒地之前就断了气。射向クロスの第一发子弹擦伤了他的脑壳，第二发击中了他的脖子，嵌进了脊柱。最后酒吧间的男招待也被一枪近距离平射解决了。

“那么案子呢？”泰勒反问道，声音里对那两个走了厄运的警察没有半点同情。“什么都他妈的没有！我担保它都积灰了，就像你今早穿的这身便宜货，来见我之前才从壁橱里拽出来的吧。”

我毫无选择地承受了这个侮辱，只是略微点点头，好像同意他的看法似的。我无从断定他的怒火是由于谋杀安杰拉·本顿的凶犯一直未能得到惩戒，还是由于随后发生的种种，抢劫、再次谋杀以及他的影片停拍。

“他们用了六个月的时间专门破这桩案子，”我说道。“后来又有别的案子。案件接连不断，泰勒先生，不像是你的电影里拍的那样。我倒希望是呢。”

“是啊，总是有别的案子，”泰勒说道。“这样讲总能说得过去，对吧？该受责难的是工作负荷。与此同时，人都死了，钱也丢了，真是糟透了。下一个案子，加紧上啊。”

我等在那儿，等他把话讲完。但他还没有发泄够。

“现在事隔四年，你出现了。你想说什么，勃什？你哄骗她的家人雇用了你？是这样吗？”

“不是。她的家人都在俄亥俄州。我没有同他们联系。”

“那你想要做什么？”

“案子没有结，泰勒先生，我还在关注着。我认为办案的时候没有怎么投入。”

^① 著名的爱尔兰威士忌酒。

“就是这样？”

我点点头，泰勒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五万美元。”他说道。

“对不起，你说什么？”

“我会付给你五万美元，如果你解决了这个案子的话。解决不了可就没戏了。”

“泰勒先生，你有可能想错了。我不想要你的钱，这也不是拍戏。我现在想要的只是你的帮助。”

“我来说说看，一听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几乎到口的美餐有哪个侦探会白白放过呢？这是个普遍的主题，屡试不爽啊。五万美元开个头，后面的可以接着再谈。”

我收起笔记本和钢笔，从举重训练器上站了起来。这样谈下去没什么意义，至少在我预想的方面没有。

“泰勒先生，感谢你抽空见我。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我会发求救信号的。”

就在我朝门口跨出第一步的时候，健身车发出了第二声铃音。泰勒在我背后说道：“接近终点了，勃什，想问什么就回来问吧。那五万美元你不想要的话，我就先留着。”

我转过身面对着他，站在那儿重新翻开了笔记本。

“我们从钱被抢开始谈吧，”我说道，“你们公司里有谁知道这两百万美元？我是说谁知道细节——钱什么时候会运来以及如何运送。告诉我你能记起的任何人和任何事。我要从头开始查。”

2

安杰拉·本顿死于她二十四岁生日那天。在接近拉布瑞阿大道的喷泉街她所居住的公寓大楼里，她的尸体蜷曲在前厅的西班牙瓷砖地板

上。房门钥匙在她的邮箱里，里面还有两张她父母从哥伦比亚分别寄出的生日贺卡。事实上她的父母并没有离婚，他们只是想各自表达对唯一女儿的生日祝福。

本顿小姐是被勒死的。在死亡的前后，很可能是死后，她的上衣被撕开，胸罩被掀起，乳房裸露了出来。很显然凶手接下来进行了渎尸，有少量射精，后来被法医采集去做 DNA 鉴定。她的钱包也一去不返了。

死亡时间确定为深夜 11 点到午夜之间。公寓大楼的另一位住户在 12 点半出门遛狗的时候发现了她的尸体。

接下来我就进入了此案。当时我是洛杉矶市警察局好莱坞分部的三级侦探。我有两个搭档，那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迅速结案的实验小组，是三人一组而不是成对工作。我、凯兹米·赖德还有杰里·埃德加于凌晨 1 点钟接到警局的传呼，也接到了案子。在好莱坞分部会合后，我们驾着两辆皇冠警车赶往案发现场。我们第一次看到安杰拉·本顿的尸体大约是在她被害的两三个小时之后。

尸体侧卧在棕色的瓷砖地板上，那正是血变干后的颜色。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眼球暴突，扭曲了一张原本称得上漂亮的脸，角膜大量出血。我注意到她那暴露出来的胸部差不多是平的，看上去几乎像男孩子的一样。我想在这座似乎往往更看重外在体貌而非内心本质的城市里，这一点也许曾令她私下困窘。撕开她的上衣掀起胸罩的做法更像是一种进攻，似乎单单夺去她的生命还不够，凶手还要暴露她最私密的薄弱之处。

但她的双手才是我印象最深的。当她那失去生气的尸体以某种方式倒地的时候，她的双手合在了一起，从身体的左侧伸向头顶上方，就像她把手臂伸给某人，正苦苦哀求什么似的。这双手看上去像是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就像罪孽深重的人双手伸向天空乞求宽恕。一生之中我办理过的谋杀案有成百上千件，可是没有哪一具尸体倒下的位置让我如此踟躇不前。

或许我过于关注她倒下时不可捉摸的姿势了，但是每一桩案子都比一次作战，而战争是无休止的。相信我，每次上战场的时候你都需要秉持某种信念，那是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对于我来说，正是她的双手为我提供了这种力量。我忘不了她的双手。当时我就认为它们是伸向我的，现在依然如此。

凯兹米·赖德认出了受害者，这使我们的调查迅速推进。她们都在埃尔森彻酒店的健身房锻炼，因此算是认识。赖德还知道她的名字。由于命案侦查工作时间不规律，赖德无法保持固定的锻炼时间表，不同的时候她锻炼的时间都不一样，取决于她的安排和所办理的案子。在健身房她常常遇到本顿。当并排在台阶健身器上运动时，她们开始了一种谈话式的关系。

赖德知道本顿正努力在电影界的制片行业中谋求自身的发展。她在亚历山大·泰勒麾下的精灵制片公司当制片助理。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摄制计划，取决于地点和人员的安排。这意味着本顿的健身安排类似赖德，也意味着本顿交朋友的时间很少。她告诉赖德去年她只约会过两次，而且她的生活中还没有任何男人出现。

这只是一种表层的友谊，健身房之外赖德从未见过本顿。她们都是年轻的黑人女性，当忙碌于职业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攀登陡峭社会阶梯的时候，努力保持着身体健康。

尽管如此，凯兹米认识她的事实使我们的调查进展很大。我们立刻知道死者是怎样的人——一位自信、有责任心的年轻女性，既关心自己的健康，也在意自己的职业。这就使我们少走了一些弯路，不必再从死者的生活方式入手了。案情突破也有负面影响，这是赖德第一次在委派调查的命案中碰到死者是她认识的人。我当时就注意到她的行动迟疑不前。通常在将犯罪现场分类和阐明侦查原理的时候她都口若悬河，而这次除了被问到之外她一言不发。

谋杀没有目击证人。街上看不到前厅的动静，厅里的百叶窗也为凶手提供了一道绝佳的屏障。他可以进入这个窄小的空间袭击受害者，丝毫不用顾忌外面会有人看到。然而，作案还是有风险的。任何时候这幢公寓的其他住户都有可能回来或出门，从而遇到本顿及杀害她的凶手。要是那个遛狗者早一个小时带着他的宠物出来，就有可能撞个正着。也许他能救她，也许可能连自己那条命也一块儿搭进去。

反常现象——这桩案子有太多的反常现象需要加以研究。凶案从表面上看像是随机袭击。凶手一路跟随着本顿，直到她走到百叶窗后面的那一刻才伺机动手。但是案发现场的某些方面——比如说，它的隐匿性——表明凶手了解公寓前厅的状况，也许一直都等在那里，就像猎人守望着布置好的罗网。

反常现象——安杰拉·本顿身高虽超不过 5.5 英尺，却也年轻力壮。赖德看到过她的锻炼进程，知道关于她力量和耐力的第一手资料。然而现场没有打斗过的痕迹，死者指甲的刮屑里没有来自他人皮肤或是血液的微末。她认识凶手吗？为什么她不反抗？渎尸和撕开上衣的行为表明凶案的动机是精神性欲方面的单独作案。但是现场看上去连一点点为求自保而反抗的痕迹都没有，这表明本顿是迅速被一举制服的。凶手会不会不止一个？

最初 24 小时我们所做的是搜集证据、通知相关人等，以及首次约见那些与案发现场有直接关系的人。接下来 24 小时，严密的详查开始了，我们着手调查那些反常现象，尝试像敲核桃那样将它们逐个击破。第二天的工作结束之前我们得出结论，案发现场是事先选择的，就是说，罪犯设计好这个现场企图歪曲警方对凶案的理解。凶手认为自己智高一筹，要把我们的调查引到精神性欲方面的犯罪，与案情真相完全背道而驰。

尸体上发现的精液使我们倾向于目前的推断。研究案发现场的照片时我注意到，受害者身上的精液像是沿着某种轨迹从一端延伸到另外一端。然而，每一滴精液都是圆形的。血滴证据的调查常识是，血液直接滴落在物体表面上形成的血滴是圆的，当沿着某个轨迹或与物体表面成一定角度滴落时，形成的血滴则是椭圆形的。我们请教了警局里的血迹专家，看看血滴证据的标准是否能拓展到其他体液，答案是肯定的。这为我们破解了一个反常现象。现在我们推测凶手或凶手们把精液洒在尸体上的几率很高。很可能精液是带到案发现场的，然后滴在尸体上以误导警方。

我们重新调整调查的重心，不再将之看成是受害者无心进入了凶犯杀伤地带的案子。安杰拉·本顿就是杀伤地带，她的生活或所处的环境为她招来了杀身之祸。

我们着手调查她的生活和工作，寻找她被害的真正原因。有人想让她死，并且认为他们可以巧妙地将罪行伪装成杀人越货的勾当。我们对媒体公开地大加宣传性欲杀手的观点，私下里却将目光转向了其他方面。

调查的第三天，埃德加承担了验尸和不断增加的文书工作，赖德和我负责实地调查。我们去了位于梅尔罗斯大道拱门制片场的精灵制片公

司，在不同的办公室里周旋了12个小时。拱门制片场的地盘上将近三分之一的办公室都属于亚历山大·泰勒的制片公司，有五十多个员工。安杰拉·本顿作为制片助理和他们所有人都有接触。制片助理处于好莱坞金字塔的最底层。本顿以前是个跑腿办事的，连办公室也没有，昏暗无窗的收发室里有一张属于她的桌子。当时精灵制片公司正在拍摄两部影片和一部电视剧，分别位于洛杉矶市内外不同的外景制片场。每一部影片的拍摄都像是一个小城市在运作。一个帐篷搭起来的城市，几乎每晚都要收拾行囊四处迁徙。每个城市都有一百多个人，他们可能统统都和安杰拉·本顿有过接触，需要我们去进行访谈。

任务是艰巨的。我们要求支援，提出派更多的人来协助我们进行访谈，可是副队长那里抽不出人手。赖德和我在拱门的制片公司总部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才算完成了访谈工作。正是那唯一的一次，我跟亚历山大·泰勒讲过几句话。赖德和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他只是草草应付了我们几句。当然他知道本顿这个人，但不是很了解。本顿处于好莱坞金字塔的最底层，他则高高在上。他们只是偶尔有过接触，时间都很短。本顿在这家公司的时间还不到六个月，当初雇用她的人也不是泰勒。

谈话的第一天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启发，也就是说，没有哪一次谈话为查案指出新的方向或是挑明新的重点。我们撞到了南墙。没有人知晓为什么安杰拉·本顿会遇害。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分头行动，这样每个侦探都能到一个制片场去进行访谈。埃德加去了瓦伦西亚街的电视剧制片场。那里拍的是一部家庭喜剧，关于一对夫妻和他们的独生女，这个女孩想方设法不让父母要更多的孩子。赖德去了位于圣莫尼卡区的电影制片场，那儿离她家最近。那里拍摄的影片讲述了不知是谁送给漂亮女同事一张匿名情人卡，一名男子因之误打误撞博得美人好感，随后他们之间的浪漫关系一路发展下去，但谎言的基础在他心里却像癌细胞一样不断扩散。我去了另一个电影制片场，恰巧在好莱坞。这是一部动作激烈的犯罪片，一个窃贼偷了一只装着两百万美元的手提箱，懵然不知这笔钱原来是属于犯罪团伙的。

三个人中我是头儿，因此我决定不通知泰勒或他们公司的其他管理人员我们要去制片场地。行动之前我不想预先通知。我们只是划分了地盘，第二天早晨我们都突然现身，用警徽的威力长驱直入。

第二天早晨我到制片场地没多久之后发生的事情都有详尽的记录。有些时候回顾调查步骤，我希望自己提早一天去那里就好了。有人会提及那笔钱，我本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拼合到一块儿。然而事实上我们做得很正确，适当的时候采取了适当的行动，对此我没什么可遗憾的。

可是到了第四个早晨，这件案子就不再归我们管了。抢劫凶案部横插进来夺走了案子，交给杰克·多尔塞和劳顿·克罗斯负责。这件案子在各方面都符合抢劫凶案部的胃口：电影、金钱还有谋杀。但是他们没什么进展，后来又接手了别的案子，查案期间他们进纳特酒吧吃火腿三明治的时候也吃了枪子儿。多尔塞的死或多或少带走了这件案子。克罗斯活了下来，却一直没有恢复。昏迷了六个星期后他醒过来，失去了对那次枪击的记忆，也失去了脖子以下的知觉。他靠一台机器呼吸，局里的很多人认为他的运气比多尔塞还要糟，因为他虽然活了下来，却不是真正在活着。

与此同时，安杰拉·本顿的案子开始渐渐积尘。多尔塞和克罗斯碰过的每样东西都沾上了他们的坏运气。厄运萦绕。没有人再去办理本顿的案子了。每隔六个月抢劫凶案部都会有人抽出这件案子的卷宗，吹掉上面的灰尘，在调查日志上写下日期和“无新进展”的字样，然后把卷宗轻轻插回原处，下一次再如法炮制。在洛杉矶市警察局，这就是所谓的谨慎处理。

四年过去了，我现在也退休了，在别人眼里日子过得还不错，有一幢不靠按揭买下的房子，汽车也是用现金支付的，退休金对我而言绰绰有余。生活就像在度假，没有工作、没有烦恼、没有问题。但是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内心深处我明白这一点。我就像一个等待演奏会的爵士乐手，每天夜里很晚才睡，盯着四面的墙壁发呆，喝了一杯又一杯的红酒。我必须找个地方演奏，要么就必须把乐器当掉就此收山。

那时候我接到了电话，对方是劳顿·克罗斯。我撒手不干的消息终于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让妻子拨了电话，把电话举起来，这样他就能同我讲话了。

“哈利，你还记得安杰拉·本顿吗？”

“一直记得。”我对他说。

“我也是的，哈利。我的记忆恢复了，那件案子我也时常想起。”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最后一次走出好莱坞分局的时候，我以为自

己已经干够了，此后我将再也不会绕过罪案现场的那些尸体，再也不会同那些谎话连篇的骗子周旋。但我还是做了两手准备，走出来的时候我带着一只装满卷宗的盒子——里面都是十二年来我遇到的好莱坞未结的命案。

安杰拉·本顿案的卷宗就在盒子里。我无须打开便能回想起案情细节，回想起她的尸体横在瓷砖地板上的样子，遭受了那样不堪的暴露和侮辱，时至今日都让我无法释怀。令我痛心的是，她消逝在随后发生的枪击案中，她的生命原本微不足道，随着两百万美元的被劫又突然变得重要起来了。

我从来没有结案。案子还没来得及结就被长官们从我手上夺走了。在洛杉矶市警察局一向如此。劳顿·克罗斯的电话改变了我的一切，漫长的假期结束了，工作开始了。

3

我不再佩戴警徽了，但是警徽赋予我的许许多多不同的习惯和本能还在。就像一个改过自新的吸烟者把手伸进衬衣口袋里去摸已经不在那儿的烟一样，我常常不知不觉以某种方式寻求警徽带来的方便。几乎三十年的警界生涯，我都置身于一个与外界隔离的组织当中。这个组织的行为准则是“我们与他们相对”。我曾经是这个蓝色教派的一部分，现在我出来了，被开除教籍，成了外界的一分子。我没有了警徽，不再是我们中的成员，而是他们中的一分子。

时光飞逝。离开警局之后，每天我都在为这个决定时而后悔，时而欢欣。那段日子我主要做的就是将警徽及其所代表的意义从我个人的使命中分离出来。长期以来我都认为它们是密不可分的，不能只取其一。但是日积月累，我终于意识到使命赋予的身份更加重要，取代了警徽所赋予的。我的使命依然完整无缺，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佩不佩警徽，我的